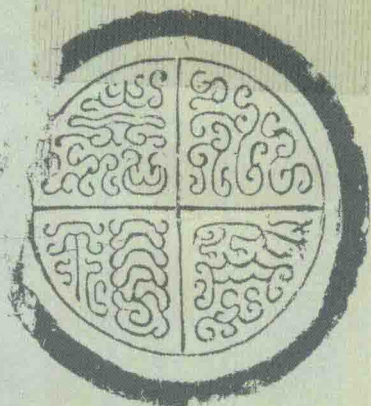




范小天小说自选集 短篇卷

青楼

作家出版社



范小天小说自选集 短篇卷

青 楼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楼/范小天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4

(范小天小说自选集)

ISBN 7-5063-2325-7

I. 青… II. 范…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2877 号

青 楼

作者: 范小天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阿 海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京安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350 千

印张: 14.5

插页: 6

版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325-7/I · 2309

定价: 158.00 元 (全三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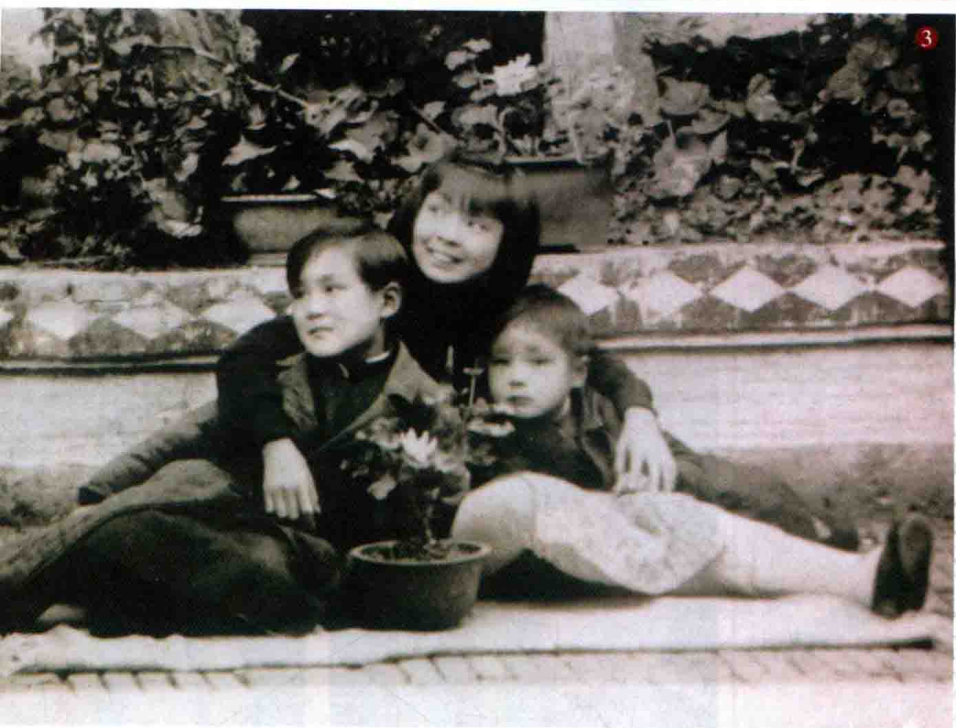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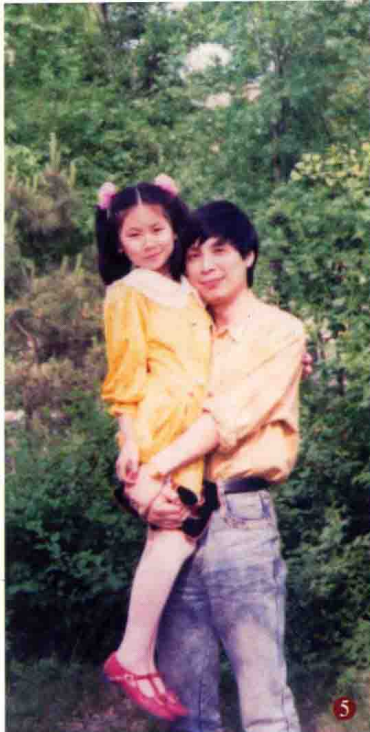


成长





1. 少女时代的母亲与外婆
2. 父亲与我
3. 母亲与两个舅舅
4. 家族合影



5.我与女儿

6.殷小唯与范道遥

7.我、徐来和范道遥

我家有儿

范万钧

写了篇《我家有女》，朋友们看了都说不错，鼓励再写一篇《我家有儿》，一碗水端平。多少年来儿子一直在人前人后宣扬：“我父亲就是喜欢我妹妹。”这篇《我家有儿》的文章不写，儿子更有得唠叨了。

写女儿，用了一个“柔”字，写儿子，该用一个“强”字，好强，逞强，顽强，倔强，还有点儿强横，实在像我，绝对是我的儿子。四十多年，和一个柔顺的女儿相处，平平淡淡，相安无事。而好强的父亲，和好强的儿子，强强碰撞，那就故事多多，可歌可泣，好写一本书，或者拍一部电视连续剧。

儿子长得文气，却又特别顽劣，从小学到中学是出名的捣蛋鬼，老师给他起的外号叫“范拆天”，难得一次好的评语写着：“本学期咬人现象减少”。他很聪明但不肯好好读书，而且从来不肯唱歌，在大唱革命歌曲的年代，哪能容你如此缄默，于是，老师、教导主任、校长连番攻关，但他始终金口难开，最后他妈妈许诺送一副乒乓球拍，他才在老师的小办公室里唱了一句“要巴

拿马，不要美国佬”。学校、老师视为教育工作的伟大成效，大会小会都说“范小天终于唱歌了！”当然，范小天又不唱了。

那么他玩什么呢？玩球玩棋玩扑克，摔跤翻跟斗，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摸虾，扒草皮捉蟋蟀，斗得死去活来。他还爬墙头拆砖头，拆了砖头干什么？什么也不干，拆了就拆了。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到大运河里去搏击水浪，一个猛子扎下去，久久不肯浮上来，他吊在船沿上一泻多里，爬到竹排上躺着看蓝天，人家来赶，他就扑通跳进河里……能玩的他都玩过了，越是惊险越是要玩，玩得他妈妈心惊胆战，玩得我怒火中烧。现在我们一家和朋友聚会时，他最过瘾的就是控诉我当年怎么样训他打他，拎着他的双脚倒挂在阳台上要把他摔下去，其实，就算摔下去又怎么样呢，他不还是他吗！他从小就和我对着干，在父子大战中从来未被驯服过，我教他下围棋，让九子开始，一年退几子，没两年就超过我了，现在不是我让他，而是他让我，让我两子，我还输多胜少。

他还喜欢说他外婆怎么偏爱妹妹，在她们之间有多少的暗号是瞒着他的，比如说滚滚儿放在哪里，就是煮好的鸡蛋放在哪里，是偷偷给妹妹吃的，不给他吃，她们以为瞒过他了，其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比没得吃伟大多了啊。当然，话虽是这么说，其实他心里也明白，他虽然是顽皮，但全家人都是喜欢他的，喜欢他的顽皮，喜欢他的聪明，喜欢他的天真，喜欢他的勇敢，喜欢他的善良，尤其是妹妹，特别敬服哥哥，“从小就把自己当英雄看待”，有了哥哥保护，妹妹就不怕被人欺负了。

这就是他的童年。他所说的“被虐待”的童年，实在是无忧无虑纵情玩乐的幸福的童年。

二

幸福的童年也就只有十来年的时间。

他常常告诉朋友，十来岁的时候，他就接受母亲的委托，对父亲进行盯梢，那时候他什么也不懂，自然盯不出什么。但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在苏州地委大食堂里，盯住了一张大字报，那是揭发批判我的，他激动地奔回去告诉了母亲，他的幸福的童年结束了，由此进入了苦难的少年时代。发表于《收获》杂志的中篇小说《儿童乐园》，正是他少年苦难的真实写照。一夜之间，父亲成了阶级敌人，小狗崽子受到了种种歧视，老师的冷言冷语，同学的冷嘲热讽，好朋友再见了，多少人热炽的眼睛变得冷冰冰的，但是他没有被击倒，他照样昂着头走路，他照样打球，击水，和人家争吵打架，常常被打得鼻青眼肿，但他不喊一声疼，不流一滴泪，十多岁的孩子，强忍着心灵上肉体上的巨大伤痛，寻觅着自己的“儿童乐园”。我含着泪水读完这个作品，受到深深的震撼。既有历史的原因和责任可以反思，也为个人的原因和责任而自责，而更值得欣慰的是，我这个顽皮的儿子成长起来了。但是发现儿子的成长，还是在更早一些时候。

1970年1月1日，我被下放到吴江县桃源公社新亭三队劳动改造。一个人去还是一家人去？在小天的善良的母亲的诱导下，全家人一致表态：“就是讨饭也跟他一起去。”当时小天在初中读书，因为要“备战备荒”，整个学校被疏散到苏州城外的小镇上，所以当我们要离开苏州的时候，惟独留下了他。只是，没过几天学校解散了，他孤零零一人，怎么办呢？

一个严寒的深夜，他突然来到了新亭三队我们下放的家里。全家人激动惊喜又后怕。缺电的农村，被笼罩在深深的黑暗里，寒风飒飒，魔影憧憧，还有特别凶狠的家狗野狗，十多岁的孩子，背着沉重的行李包，人生路不熟，是怎么走过这几十里路的？他什么也没说，只想着吃，吃着吃着就说起来了，从苏州到桃源坐了一天船，到桃源天黑了，不认识路，就一个村一个村地问，问问就到了，他还瞪着大眼睛看着大家，好像在说，这有什么稀奇，这有什么了不起。从他那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狗不怕的眼神里，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这个顽皮的儿子开始长大了。

其实那时候他并未长大，他还是那样顽皮。一家人去乌镇赶集回来，妹妹在路上走，他在河里游，游到大通桥，他爬上来到窄窄的桥栏上表演平衡木，走得他母亲心跳加快，大声惊叫。他捉青蛙水蛇吓妹妹，妹妹走泥路摔跤哭起来了，他却开心得大笑。但他又和大人一起劳动，割稻插秧挑担样样干，他还会摇船，大白菜成熟了，父子摇上船去苏州城里卖菜，通过朋友的介绍，又到苏州第三监狱将粪水摇回来，监狱犯人油水少，粪水不肥，但却是免费供应，此举深得贫下中农欢迎和赞扬，他觉得戴着帽子的父亲还有点用呢。这是我们父子并肩劳动合作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也是小天在艰苦环境中积累生活为他今后进入文学、影视创作打下良好基础的时间。

三

时间飞逝，苦难少年的年代过去了，他的艰辛的人生之旅才真正开始。

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第一年，妹妹就考取了江苏师范学院，读中文，并开始发表小说，在吴江轧钢厂当学徒工的他，坐不住了，他也要写作，也要读大学。在一间六平方米的朝北的房间里，他赶早赶晚一下子拿出了六个短篇小说，我和他母亲看了，都给予鼓励的赞扬。但是我和他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都是自以为一贯正确，听不得一点反对意见，在我提了些意见和建议后，他忍无可忍，逐条反驳，由文及人，进入一个解不开的结，妹妹一切都好，而他是一无是处。最没出息的，受了他的顶撞，我也难以自控，争吵起来，文攻武卫，不可开交。一件好事就变成了坏事，但坏事又变成了好事。在他母亲的开导下，我深深感觉愧对儿子，他希望有所作为，而我却对他大泼冷水。他呢，更加勤奋地学习、写作，在《雨花》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扳头师傅》，并以高分考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大学，是边读书边写作，短

篇中篇长篇，一篇接一篇，一部接一部。从童年到少年到成人的人生经历，在他笔下再现出来，友人系列中，《友人二傻》，《友人金海》，《友人昂妮毛》，《友人赵十三》，他把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知识又很淳朴憨厚的兄弟姐妹们的形象栩栩如生地一一展示出来。

他虽然个性特强，但外强中干，感情丰富，心地善良而脆弱，亲情友情特别浓重。

1986年4月8日，他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立即赶回苏州，但进入医院，一张雪白的床单，已经遮没了母亲那羸弱的身体。他呆住了，呆呆地在母亲身边坐了几小时，不说话，不喝水，没有哭泣没有眼泪。他把深深的悲痛强忍在心头。开完追悼会，他彬彬有礼地送走许多领导和朋友，母亲的遗体被送到焚烧间，就在这一刹那间，强忍了十几个小时的悲痛突然爆发了，他竭尽全力摇撼着铁栅栏，声嘶力竭地哭叫着，不要烧呀，不要烧呀，他的叔叔舅舅还有其他同志，劝着拉着抱着都没有用，求求你们，不要烧呀，不要烧呀……真让我心碎。

从默默无语到撕心裂肺的十几个小时，他想了些什么呢？是母亲给他们讲故事，丑小鸭的故事，雷锋的故事，还有三国，水浒，红楼梦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那些人物的一笑一颦一言一语，是特别喜爱文学的母亲孕育了他和妹妹的文学细胞。是母亲在教育他们怎么做人，母亲的人格力量在他们心里是至高无上的。下放农村时带病劳动，调解许多人家的矛盾，宣传毛泽东思想，造反派打地主，她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使这个老地主免受了皮肉之苦，一天夜里，他悄悄地溜进我家，跪在地上，说了一句“冯同志你真是我的亲娘”，离开农村回城的时候，全队那么多人在桥头相送，这家塞几个糕团，那家递几个鸡蛋，“冯同志，冯同志”的叫声不断，有些妇女哭起来。在追悼会上，母亲那么多的学生来送别老师，其中一位在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的学生在挽联上写道：“为党为国为家百病染身壮志不已，育人育儿育女千钧定音深情永垂”。

这么好的一位母亲，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呢？

这些年来长期在外，我对母亲的关心照顾太少了，平静下来，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自此以后，他对母亲的想念和孝心与日俱增地补偿到父亲身上。有一次，他的舅舅酒喝多了，突然冲我一句话：“真不知我姐姐是怎么死去的。”我呆住了，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搀扶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但那眼神里充满怜悯，他在怜悯一个在病床边照顾母亲多少年的枯黄瘦弱的小老头。那眼神，多少年来还一直温暖着我的心。

他也特别重友情，苏州，南京，上海，北京，编辑界，文学界，影视界，朋友多多，常聚一起神侃争辩。他是个争辩高手，有理无理他都要胜出，都要让人出不了声，甚至下不来台。但是朋友们都能理解，都知道他是AB血型，争强好胜，争论只管争论，朋友还是朋友，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四

争强好胜的人，是不会安分守己的。他没有目标，只有进取。妹妹说哥哥一生充满了幻想，而又常常梦想成真。他在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后记里写了这么一段话：“向前瞅瞅大小名人，天花乱坠。回首瞟瞟自己足迹，艺术在飘忽，思想在晃荡，也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古时先辈谆谆教导：活到老，学到老。现今说，未来学家主张终身教育。什么家什么辈听起来吓人，其实人没有不活到哪学到哪，没有不终身受教育的。除非他们成了失去了知觉和意识的植物人。我们自然也是希望算作一个人的。”这就是他追求人生进取的心灵自白。

他自己觉得写作“写来写去总是写不过妹妹”，就跟妹妹开玩笑，说朋友把他介绍给新朋友时总是说，这是范小青的哥哥，什么时候，人家介绍时能说，这是范小天的妹妹呢？开这个玩笑的时候，他是自豪而又自信的。

担任了《钟山》杂志副主编，他对妹妹说，一定要把《钟山》办成全国最好的文学期刊。这个讲大话的人，常常不能准时上班，大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主编刘坪同志知道。刘主编是位老新四军，老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对他的关怀胜过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他信任他，知道他有点才气，会选好文章，连迟到也包容。一把手放开让他干，他就越干越起劲，著名作家都纷纷赐稿，给予支持，刊物的名声响起来，他的名声也响起来，成了什么四大著名青年副主编之一。这当然是主编和全体同仁和众多作家一起努力的结果，但他也确实花去不少心血，并放慢了自己的写作步伐。

主编离休，他又不安分了。一次回家他跟妹妹说，他想拍电视，妹妹呆住了，不相信这是真话，这是幻想，从小到大什么都想玩，但是电视是好玩的吗？但做哥哥的就要把幻想变成现实。当时的他是两手空空，却有一腔热血和足够的胆量，要拍，就拍妹妹的长篇小说《老岸》，请黄蜀芹做导演最合适，拍八集，投资也不大，算一算一百万就足够了。天哪，这下是我呆住了，想起了他小时候的另一个绰号：张大嘴！张着大嘴说大话，一个干部、作家之家，算个万元户已经了不得了，这一百万，从哪里来啊？借来了拍砸了不就是倾家荡产吗？他才不这么想呢，你苏州不是经济开放地区吗，你不是老领导老朋友多吗，找个人投资就行了。

真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和他妹妹竟然进入了他的梦幻圈，完全彻底心甘情愿地让他牵着鼻子走，给他编剧本，给他拉赞助，给他找实业家当顾问，投资七十万元。那时候他尚未离职，不能下海办公司，让我出面当董事长，苏童给起个名字，叫江苏福纳文化传播公司，刚刚拍完《渴望》的王朔当总策划，为了和北方作家有区别，特别打了“南方派作家影视精品”的旗号，王朔还特地从北京赶来，到投资的那个镇上与党委书记见面，说，我王朔拍电视不算什么新闻，但是一个乡镇投资七十万拍电视，可算得上一个新闻。当时我心里暗想，两手空空就要拍电视，这可是更大的新闻啊。不过我更担心的是七十万投资要是还不出来，到

时候我这个董事长可怎么办啊？

四十天，也就是那四十天时间，范小天陪同黄蜀芹和摄制组全体人员，在江南古镇角直艰苦奋战，把片子顺利拍完，拍得还不错，销售也可以，归还投资的时候，党委书记说了一句话，投下去的时候，是有心理准备收不回的。

这第一炮不算打得很响，但毕竟是打起来了，梦想成为现实真的跨出了第一步，紧接着是苏童的两部《离婚指南》和《女人为什么哭泣》；又接下来是黄蓓佳的《新乱世佳人》，三十多集，请台湾恬妞当主角，还有汤镇宗汤镇业兄弟等等，成本很大，我当时还没有来得及惊讶，他那里已经开机了，我这个挂名的董事长，只是又做了一回服务员，开机仪式、宾馆吃住、景点选择，搞得是最好的，港台演员说，到苏州跟范小天拍戏，胜似旅游。在好的心情下，他们当然尽全力拍好戏，使该剧在全国畅销。

这时候，小天已经离开《钟山》正式下了海，成立了苏州南方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名正言顺地担任了董事长，而我，则被聘为名誉董事长了，还特地送我一辆车。

啊，一辆新车，剥夺了我的权力，是权力重要，还是新车诱人？一个古稀老人，在苏州城里坐着新车，“这是儿子送给我的”，还要有多开心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掌了权的董事长和失去权力的董事长，在如何对待和弘扬事业成就的问题上，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分歧和磨擦。

朋友们都以为是儿子忘乎所以，父亲要敲打他。

不是这样的。事情是从我写了一篇文章《渐入佳境》，讲了他几年来拍戏的成就，产生的效应和今后的展望，《大众电视》发表后，许多家娱乐报刊纷纷转载，他却说，求求你，别帮倒忙了，好不好？

用了“倒忙”两个字，说明他知道我的本意是好的，而我也知道，他和妹妹一样，都是怕张扬，怕炒作的，他可以有诸多缺点，但没有忘乎所以这一点，这是一个美德。但是这个美德不符

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特别是影视行业，拍了片子不宣传行吗？南方一家很有影响的公司，拍片的影响和实力都不错，但其炒作的力度更是非常之大，其作用也确实不可小看的。这当然有个度，无限夸张无中生有的炒作不足取，但实事求是地宣传自己的成绩，是得一种自信，是完全必要的。

这一次的争论没有升温，投拍的热情突然转向平民百姓，一部部古装戏，《武林外史》，《新水浒后传》，《春光灿烂猪八戒》，《东西奇遇结良缘》《吕布与貂蝉》等，还合作拍摄了《新闻小姐》，《傻阿甘》《都是天使惹的祸》等，和他合作的电视台有江苏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等，片子销售走遍全国，发行到香港、台湾、东南亚等，这些片子的收视率都相当的高，不少在20%以上，多的达30%—40%，一种无形的信誉在众多的电视台里形成了，未拍先投资，开拍预付款，“范小天的片子拍出来我们就要！”

什么原因？这是他审时度势，面向市场，坚持质量，不断进取决定的。

他是制片人，抓本子，找导演，选演员，是他的三件大事。而抓本子又是其中的大中之大，小天对本子的要求是极为严格极端苛刻的。由于他当过编辑，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语言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加上自以为一贯正确的个性，很多编剧常常是被他磨了一遍又一遍，改了又改，深更半夜，战通宵都是常有的事，有多少位著名编剧作家给他磨哭了磨火了，大喊吃不消，港台一些编剧导演也常常和他争论不休。

我这个董事长呢，极少参与也不想参与这种大讨论，参加了就要争论，争论了就要开战，年纪大了，挂个名，董事长，总监制，什么什么的，然后有多少朋友看了电视对我竖起大拇指，乐得清闲，又何等风光。

但心态也不是一直这么平和，强强之争仍然时有发生。去年中秋，一家人难得欢聚聊天，没想到聊到投资方向，发生了分歧，我希望他拍主旋律的反映苏州的片子，他要拍《吕布》，决策已定，

大约还说了几句我不理解，我不懂之类的话，我的父道尊严爆发了，借酒发威，胡说八道，越说声音越响，全家人大惊失色，按惯例，他的喉咙要比我大，动作也比我大，但这次没有，他自控得很好，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不争辩，后来还叫他的办公室主任送来一箱水果，让我降降火气。

我突然想起了他的母亲，想起了她轻轻柔柔的声音，“你想看看，他是你的儿子呀。”

他是我的儿子，他现在事业有成，但他实在是很苦、很苦的。因为我的原因，小时候受到伤害不说，从中学到大学，因为他的叛逆心理，一些人对他歧视，工作后也并非一帆风顺，结婚后个性难合，妻子离去，女儿也不在身边，特别是最疼他的母亲过早去世，他又长期在外，孤身一人，有谁关心他的生活，酸甜苦辣向谁诉说，而我这个做父亲的，还常常在他的伤口上加盐，他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而我为什么死不改悔？他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父亲吗？

《我家有女》写于炎夏，洒下许多汗水，但因女儿一帆风顺，是欢乐着写的，写儿子于严冬，儿子一生坎坷，免不了泪水难禁。

不行！一个古稀老人，依赖型糖尿病患者，一年365天，天天要用枯涩颤抖的手向自己皮多肉少骨头硬的躯体上扎针，还要抓起笔来耗着心血颤颤抖抖地给儿子女儿写文章，这汗水泪水和心血是白酒的吗？对不起，得请他们支付补偿费，支付了他们才能安心，心安了，他们的创作灵感、拍摄灵感才会喷薄而出，源源不断。